



春的交响曲 (散文诗)

■田杰

盼春

冰雪的战斗，在风的舞姿中结束。残兵收拾苍凉的利剑，留下孤独的山岗，独自在旷野守候。

春，占领了高地，在枝丫上吐露芬芳。一面旗，五颜六色，在大地飞扬。

站在电线杆上的小鸟，向远方张望。泪眼，模糊了无垠的旷野。

阳光伸出温柔的手指，洒下一片红光，把冰一点点融化。

春雪

春来了，还有雪吗？

雨把风的故事，写成雪的散文，一个个优雅的文字，变成片片雪花，飘落在大地的稿纸上。

绿的山坡、蓝的原野、青的树林、黄的稻田、紫的屋顶，瞬间，都被洁白的雪花盖住。

如棉如玉般洁净的天空，温暖了那片片羞涩的云。

春雷

这一声春雷，惊醒了房间的火炉。旺旺的火苗，照亮了一年的心思。

窗外的雨，把思绪拨开，留下的风，寻找少时的梦，梦里渐现盛开的彩虹。

孩子笑了，以为是爆竹。爷爷笑了，他看见，春在窗口飞舞。

春风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梦里再现春满园。

我散步在青葱的长堤，风用春的诗篇把我覆盖，从头到脚，布满一个个美丽的文字。

放眼田野，不同的声音，变换着七彩颜色，化为三月最绚丽的风景。

风，在等你，在蔓延，在超越内心的神奇。

我抱住了你，紧紧地，我沉默不语的湖。

任凭风，扯住我的衣袖。

春雨

凌晨五点，雨点拍打我的窗户，牵着丝丝的清凉，悄悄地吻在我的额头。

夜已醒来，带着天边的暖色，遥望山峰被岁月洗过的沧桑。

雨滴温柔地滑落，浸入泥土，种子发出嫩芽，期许春光的润泽，破土而出。

一滴春雨，如油，似金，注入大地的血管，传承希望的芬芳。

春雨拉开了季节的天幕，春的小序曲，开始登场。



■郭元元

春雨连绵，天空灰蒙蒙一片。雨点儿被风拉成了雨丝，滴滴答答地敲着檐下的石板。因着这雨，心里仿佛也潮湿了，轻轻一拧，似能拧出水来。百无聊赖时，蓦地想起过往几件趣事，不觉云开雾散。

家有老父，年近六十，平时好戏谑之语，不时冒出三五“金句”，引人哈哈一乐。一日午饭后，老妈觉得庭院里杂草太多，有碍观瞻，便命家人齐出动，力争“斩草除根”，得一个干净舒适。得令后，我右手拿一铁铲，左手拎一垃圾袋，遇见小草，便用左手拔之；遇见大草，便左右手并用，右手用力铲，左手下劲拔，力争做到连根拔起，不留一个“活口”。眼睛一瞥，只见我那老父拿一长铲杆，微倾着腰，溜着地反正铲得起劲。我急忙说：爸，您这样可不行！斩草要除根哪！不然死而复生，这辛苦不是白费了！谁知我那老父一脸正色：小娃娃家不懂，我这是让它翻过来晒晒脸儿，脸儿晒红了还好意思活么？老妈啐了一口：歪理！本来不就是脸儿朝上根儿朝下么？说完却也忍不住乐了。

家里有一花猫，在路边偶然拾得。捡时刚有月余，在一僻静处独自惨叫，似是被抛弃。我一时心软，抱了回来，牛奶鸡蛋好生养着，过了一周才适应新环境。它渐渐长大，越发活泼闹腾。初时腿短，高地方上不去，就在地上的箱子里、门后的鞋柜里，肆意地抓咬，有时甚至会在鞋里留下一泡犯罪的证据。再大一些，就开始爬高上低，有时到灶台上巡视

一圈，留下黑乎乎的爪印。对于这家伙的罪行，只能笑着摇头——虽无奈却也有趣。一次，小东西顺着墙边的葡萄藤上了房顶，在上面观够了风景，准备下去时才发觉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喵喵叫着向我求救。奈何我不会爬树上房，只得袖手。只见它转了两圈，仿佛下定决心般顺着藤往下爬，一个不小心，从树上掉下来。只见花猫迅速从地上爬起，喵喵叫着冲我奔来，拿头不停地蹭我的腿，仿佛受了惊的孩子在寻求母亲的安慰。那一刻，我哭笑不得。

因院有猫食，常引得三两野猫在小院逡巡。每次见时，老父总是扬手驱赶。老妈却是不解：猫食儿恁多，赶它做甚？老父却道：那些是别家猫，这只是自家猫。护猫之情，溢于言表，似护着自家小儿，较真儿的劲儿似一个老顽童。

一日，老父满怀感慨地说：动物也有灵性啊！我不禁好奇：何出此言？老父慢条斯理道：我正坐那儿看电视，一抬头看见猫正卧床上打盹儿。我心想抬抬手把猫吓跑就得，谁知那猫只是拿眼斜了我一下，甩甩尾巴，竟不挪窝儿。还没等我站起来走到床边，那猫就懒洋洋地站起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从床上跳下去了！能猜透我的想法一样，知道我不站起来是装样子，不是有灵性是什么！老妈也在旁附和：谁说不是！我出去买东西，走哪儿它跟哪儿，等买完了，无论跑得再远也能跟在我脚后一块儿回家，跟个小孩儿似的！这个小家伙倒让这对老夫妻稀奇了半天。

一小院，一家人，一只猫，阳光正好，岁月正好。

记趣

戴口罩挑水

■王月冰

倪瓒是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、诗人。

有一天，倪瓒要童仆去挑水沏茶。童仆把水挑回来后，倪瓒走到水边，闻了闻，提出要求：沏茶只取前桶里的水，后桶里的水有异味，不要。童仆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挑水时我放了个屁。”然后悄悄拿后桶里的水沏茶端给倪瓒，倪瓒还没喝，立刻就生气了，断定茶有异味，是用后桶里的水沏的，一怒之下便换了一个仆人挑水。

第二天，新的仆人把水挑回来了，谁知倪瓒也不满意，这次连前桶里的水也不能用了，因为都有异味，原来这位仆人口臭。

倪瓒想了想，命人做了口罩样的东西，从此仆人挑水时就带上这个口罩。

倪瓒爱洁成癖，这是典型的事例。看上去只是一个怪癖，其实是一种近乎偏执的讲究，渗透在思想与灵魂里就是洁身自好，比如一辈子坚决不进封建腐败官场；融化进作品里就是简远，清逸，富有冰雪之韵。这种气质后来成为专家判断其书画作品真伪的最重要依据。